

他依靠这个秘诀初次见面就搞定了一个性感的女学员

1



胡震生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 MBI 的金牌销售,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殊不知,突如其来的 MBI 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却在他升职的关键时期发生,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一切从头开始……

本书作者自己就是 IBM10 年的金牌销售,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 IT 界的商业操作手法及相关内幕,细数职场中的“徽章”和“伤疤”,其中不少销售技巧和职场攻略,被职场中人奉为宝典。

职场小说

“是的,你们要把身边的人当做枪来用,让他们为自己的销售目标服务,而你要做那个扣扳机的人。”谢正眯上左眼,抬起右手,比成手枪瞄准的姿势,对准下面的学员,慢慢转了一圈。在转到一个性感的美女面前时,他轻轻地顿了一下,做出击中靶心的动作。

看到这个美女白皙的面庞涌上一片淡红,谢正知道这趟自己没有白来,按照他以往的成绩,对付这种刚刚毕业的小姑娘,失手率是——零。

这班学生是刚通过 MBI 公司面试和笔试的新员工。根据公司规定,所有新员工都要在半年内接受为期一个月的销售培训。

这历来是 MBI 公司单身汉难得的机会,可以利用老师的身份成批挑选各个部门的新进美女,谢正听说这次培训将在上海浦东的香格里拉酒店举办时,他报了名,也希望借此度个小假,当看到这个性感的美女俞可时,他知道这次真的是来赚了。

“您能再详细地释一下?怎么才能把别人当枪使?”学生们等着谢正给答案。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她是 MBI 大中华区总裁的秘书之一。我曾经请她帮忙观察过一个问题——初级的销售和经理与这些大佬们,在工作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会议室里一阵交头接耳。

谢正清清嗓音,提高音调,“你们知道么,她足足观察了三年,才给出我这个答案。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是我和她的私人秘密,也是我做单战胜竞争对手的最大法宝。要知道,我可是连续三年一单不丢的销售,MBI 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多。我就靠这一手秘密赢单,说了你

们可怎么谢我啊!”谢正和大家挤挤鬼眼,搞笑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整个班请您吃饭,快说吧,教教我们。”一个学员在下面喊道。

谢正扫视一下全场,用正式的口吻说道:“记住,我们和大老板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整合资源的能力。通常一个任务,初级经理想到的是自己怎么去干到最好,而老大大想到的就是如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人去干。记住,这和工作的级别无关。这个能力的高低,我相信就是你们包括我以后参与的竞争中,决定输赢与否最关键的地方。简单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发现并控制有价值的人,使其为自己的销售目标服务。有机会我可以详细告诉大家我是怎么调动中国区总裁为我做单提供支持的。”

“能不能讲讲具体操作细节呢?”底下的一个学员继续问道。

“呵呵,有人着急了,不过这个实在不适合在这种公开场合讲,感兴趣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聊聊吧。”

谢正在和大家一起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用手背轻轻地擦了一下前额可憎的下半沿,走在前面的她,身体微微颤抖一下,放慢了脚步,可是没有回头,这说明她知道是谁干的。谢正知道自己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

当时,傲视全球的 MBI 刚刚把它的 PCG (个人计算机部)卖给国内排名第一的远想集团,同时也把它隶属于这个部门的两万名员工一并卖了出去。大部分被卖掉的员工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都痛哭失声,悲哀着自己被他人操控的命运。

谢正却在收购前的一个月,从 PCG 跳到 MBI 公司最强势的部门 STG (硬件销售部),躲

过了这场浩劫。最近正是工作的空当,他心想,如果能在上海滩再搞下这个性感的俞可可,那去年烧的香也算没白烧。他看过俞可的资料,二十二岁,清华大学新闻系本科,学生会主席,校电视台主持人,校舞蹈队队长……嗯,跳舞的,难怪这么好的性感身材,谢正又咽了咽口水。

考试还算顺利,培训部的负责人现场宣布,这次的学员全部过关,不会有谁被淘汰,晚上全班回北京聚餐。

谢正下手的机会到了。

初春北京的夜晚,还是很有冷意,培训班的学员和老师们都聚到春秀路的沸腾鱼乡,叫几份水煮鱼,借着辣劲,吵吵闹闹很是开心。每个同学都凑上来给老师敬酒,谢正借口开车,全躲了过去。看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走进自己的别克君威,把珍藏的阿曼尼香水喷到车的角落里。这款香水是他在美国买的,含有一种香味,可以刺激女性的荷尔蒙分泌,使她们对男性更敏感。

晚餐结束后,大家都按照各自的方向结伴回家,谢正因为报的方向和俞可可以及另外一个学员的一样,所以她们自然而然地上了他的车。

送走同事后,车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你喜欢我叫你可可,还是俞可可呢?”谢正从后视镜看着俞可白皙的面庞。

“朋友们都叫我可可,你还是叫我俞可吧。”俞可可注意到谢正在观察自己,于是把头扭向窗外,没有给他面子。

碰了软钉子的谢正悄悄打开车里的暖风,阿曼尼香水诱人的味道慢慢地飘荡起来,他又打开了准备好的音乐。

“可可,你去过汽车电影院么?这里就有一家,去看看吧。”

谢正缓缓把车停下来。

俞可可正看着流光溢彩的夜色出神,没发现谢正已经悄然把车开到一家汽车电影院门口。

“今天晚上有五部电影,可以随时看。走,看看去,也一起聊聊,和我讲讲你是怎么当的舞蹈队队长。”他边说着,边把车开到售票处。俞可可看着谢正根本不咨询自己意见,俨然已经做了所有的决定,自己却感觉无从拒绝,因为车里迷离的味道让她有点不知所从。

“那,我得早点回家。”她看着谢正的背影,犹豫了一下,此时汽车已经停到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谢正打开收音机,电影里男女主角的对话马上充满了车内的每个空间,他对这个电影院再熟悉不过了。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等待俞可可对这个环境习惯下来,多次的实战经验让他深知其中奥妙,每一步的节奏都不能踩错。陌生而狭小的空间,暧昧而性感的味道,夜色和寂静带来隐秘和安全,最后只省下一点点熟练的技巧。

“我去买点饮料。你要喝什么?”谢正到附近的商店买了点饮料。“来,我们一起吃点东西。”他拿着零食,借势挤进后排和俞可可坐在一起。

“你,你……”

刚刚坐下的谢正已经把俞可可抱在怀里,堵上了她软软的嘴唇,让自己彻底沉醉在那无比诱人的味道中。俞可的身体一阵酥软,手脚虽然还在反抗,却已经是那么的无力。

激情过后,谢正用纸巾擦擦俞可可汗涔涔的脸,发现她眼角竟然有一点点泪痕。“你在干吗?你爱我么?”俞可可把自己的眼睛努力埋在浪漫长发下面,声

音却有着难以掩饰的颤抖。

“可可,我爱你,自从见面第一天,我就爱上了你。”谢正不假思索地回答着。

周一上午,谢正一早接到总裁秘书 Victoria (维多利亚)的电话:“今年的组织结构刚刚定下来了,我看你最好和老板要求负责中国移动去,别的位置今年都没什么好机会。”

“移通公司我们连续五年颗粒不收,那里可是普惠的天下。谁去谁死,根本不可能出业绩。”谢正几乎是喊出来。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偶像 James (詹姆斯) 刚刚升任 STG 的大中华区总经理,你不是最理想在他手下干么?” Victoria 小声说道。

“啊,真的!”谢正听到这个消息,惊讶地张大了口。

James 做生意完美得就像 007,出手无往而不利,工作和生活平衡得一塌糊涂,他本人也是儒雅翩翩,风度非凡,这可是谢正在 MBI 最崇拜的人。

他还是个数字和记忆天才,自己负责的上千个项目和销售名字过目不忘,到赌场玩二十一点从来都是进 VIP 房间,传说每年玩牌赢的钱比他现在中国区经理的薪水还要高。每次和美国开会,他都对自己负责的项目倒背如流,上万个数字根本不看电脑,极得上面的赏识,极有可能成为 MBI 中国区最年轻的 GM(总经理),前途无量。

现在 James 要当自己所在部门的三线,也就是大中国区经理,虽然中间隔着两级老板,但是这种被直接领导的机会,对于自己来说也真是难得。如果有机会在 James 手下干,负责个烂移通也值,死就死吧,总比去外地当个土匪强,他和自己说道。

江南处女战之后,新四军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

1



王苏红 王玉彬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真实再现了新四军一幕幕空前英勇的抗战场面,揭露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中华民族以她特有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血雨腥风中与日寇英勇奋战,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抗日战争胜利 60 多年后的今天,本书又将我们的记忆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威武悲壮的年代……

军事文学

一个让老汉惦记了半个世纪的夜晚

高桥村的李万全老汉至今记得,1938 年 6 月 3 日的夜晚星星满天,半夜他起来撒尿恍惚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舔破窗纸一看,屋檐下坐满了兵。他一把拉起过门不久的妻子,从锅底摸了把草灰抹在她脸上。高桥村靠着宣芜铁路,过兵不断。去年先是从上海、南京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一车车一队队,洪水一般,他家的车和牛被拉走了。紧接着就来了日本兵,又是一车车一队队,他 13 岁的妹妹被从柴堆里搜出来,奸污后扔进水井里。这以后又是土匪、国民党散兵拉起的各种名目的队伍,打的是抗日的旗,祸害苦了老百姓……妻子推了他一把,外面响起脚步声,一袋烟的工夫,又静了下来。他趴在窗洞再看,屋檐下空空的,柴垛上空空的。天亮了,李万全走出去,街上站着和他一样满脸困惑的乡亲。没烧一间屋,没少一头牲口,连柴草也没有少一根。惊疑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夜里过兵了?!”他们的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屋墙和街墙,只有那上面留着过兵的痕迹。

那是用白石灰写的大标语:“打倒日本鬼子!”“不做亡国奴!”“中华民族万岁!”

每一条标语的落款上都醒目地写着——新四军。

这个兵过鸡犬不惊的夜晚让李万全记了半个多世纪。

这个叫新四军的队伍夜半离开高桥村,衔枚疾走,日军的封锁线——宣芜铁路,越来越靠近了。队伍不时传来口令:“一个跟紧一个,不要掉队!”“不要做声,过封锁线了!”

铁路靠近了。一束强烈的白光倏地刺破了黑暗,一点点扫了过来。队伍被这种突如其来的神奇震慑了,掀起一阵骚乱。

“莫停留!是敌人的探照灯。”

他们的司令员对他们说。司令员镇静地站在铁路上,他的身后是警卫员和那匹大白马。

“快跟上!”

司令员催促着。这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一口浓浓的四川话。

晨曦初露,队伍已经安全通过封锁线,迈进了江南大门。

陈毅决定打一场让百姓信任的仗

6月8日,统领这支部队的陈毅率部来到了溧水县新桥。

雨淅淅沥沥,时停时下,一座茅草房里,陈毅和粟裕见了面。彼此没有客套话,粟裕坐下就摆先遣队在江南了解的情况。

陈毅来回踱着步子,烟一支接着一支。

“我们来晚了。毛主席二月份就指示我们到江南来。”陈毅又续上一支烟。

“江南百姓被兵害苦了,见背枪的就跑。我们在墙上写抗日标语,他们苦苦哀求,怕日军烧房子,说:‘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要打到远处去!’”

陈毅又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打一个胜仗啊!……”

在这样一个江南,凭着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其中有五分之二战士只有三颗手榴弹,五分之一的战士肩背的是原始武器——大刀。那些扛“家伙”的,也大都是笨拙的“单打一”。要打胜仗,真有些痴人说梦的意味。

陈毅打开地图,目光盯住了茅山。

乳白的晨雾厚重浓稠,固体

一般,凝久不散。这是江南梅雨季节常见的天气。

镇江通往南京的公路上,静谧悠闲,没有人行,没有车驰,连虫鸟的鸣叫也没有。太阳升起来了,裹在浓雾里,挣扎了许久,不明不暗地悬浮着。

粟裕带领三个连,在这里已经埋伏了四个小时。这个地方叫韦岗,距镇江 20 里,附近没有日军据点,视野开阔,坡地起伏便于埋伏,是粟裕亲自侦察选定的。

这样的袭击战,对粟裕来说是个小仗,但却是陌生的仗。他手下那些“山大王”对这样的战斗更是既陌生又稀罕,谁也没有打过汽车。布置任务的时候,那个问:“打汽车该朝哪儿打?”那个问:“对鬼子喊话怎么个喊法?”树林里,草丛里,战士们像大姑娘坐轿,一堆一伙琢磨着,讨论着:“把汽车的排死了,汽车不就僵了。”“打死一个再换一个,车照样跑。”“我看应劫打轮胎,气车,气车,把气车的轮胎打漏气,车就跑不动了。”……有个人独坐一旁,不说话,只是微笑。

他叫丘东平,是个诗人,作家。国亡在即,他加入了抗战的行列,成了战士、随军记者。在挺进江南的路上,这个丘东平以诗人的浪漫走着规规矩矩的正步。但在别人看来,他在这个队列里十分滑稽,蓄着唇髭,穿着黄呢大衣,脚上是日本皮皮鞋。他在日本留学多年,日语说得比他那广东官话要好。这次确实派上用场——他成了日语教员,教战士们用日语喊话。

——缴枪吧,优待你!

——缴枪吧,送你回家去!

粟裕在日军援军到来之前,成功撤离战场

令人焦虑的静谧中,隐约飘

来微弱的嗡嗡声。

粟裕深深的眼窝里闪了下一亮光。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响了。草丛里的战士一个个竖起耳朵。

粟裕看了看手表:8点20分。先出现的是一辆黑色轿车,紧跟着四辆卡车,很快五辆车进入了伏击区。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粟裕高声喊道:“开火!”

侦察连的机枪手一个点射,为首的轿车司机顿时脑袋迸裂。失控的轿车一下子冲到高坡上,又退了回来,翻倒在地,起了火。后面的四辆卡车紧急刹车,路两旁密集的枪弹把它们紧紧套在火网里。

车在起火,人在嚎叫,一片混乱中,粟裕指挥部队冲上路面。

敌人是顽强的,一个伤了右臂的军官用左臂挥舞着军刀,向冲上路面的战士扑来。日军中流着血的,跌翻在地的,只要有一口气的,都在挣扎战斗。他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崇尚武力建功立业,他们宁愿战死。军人手册上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是辱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而永远无颜见人。要常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枪声渐渐沉寂,肉搏战开始了。公路上,草地里,水沟中,到处是拼搏。新四军先遣队个个是游击队员出身,他们所参加的战斗几乎全是以劣势对优势,他们赖以制胜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胆量和自己的身躯,他们最不怕,最拿手的就是肉搏战。整个战场如同一个角斗场,勇夫与武士全红了眼,民族自尊与民族自傲白刃红血悲壮惨烈。

粟裕刚把一个赤膊的日军打倒,他身后一个浑身是血的日

军军官猛地抽出战刀,朝他后脑劈来。危急的刹那,粟裕的警卫员举枪击毙了这个日军……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日军三十余名全部被消灭。

先遣队打扫战场,缴获颇盛:日本国旗、日本钞票、日军机枪、步枪、手枪、指挥刀、望远镜、日本钢盔、大衣、军装、雨衣、皮鞋……待粟裕率部撤离伏击区,转移到另一个坡地的树林里,日军的援军到了韦岗。

这意外的袭击令日军大惑不解,自占领江南以来,他们一两个士兵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处走动,不曾有任何危险。像这样一个车队被全歼,是不可思议的。于是他们判断江南开进了中国的大部队。于是飞机出动了,坦克出动了,还出动了十七卡车的官兵。准备大干一场,却没见到中国军队的踪影。

东圩桥。这个无名小镇被飞扬的尘土弥漫着,二十里的百姓向他涌来。粟裕和部队被围得一层又一层,韦岗一位就像特级地震,强烈地波击着各阶层的人。这种震动来得太突然,太强烈,人们被刺激得竟说不出语言,只是紧紧地围着队伍,睁大眼睛看那些战利品。一位乡绅大概出来得太急,手上还拿着一只茶壶。

江南处女战的消息不胫而走,来参观展品的人越来越多。先遣队在群众的要求下,就地召开庆功大会。杀鹅、宰鸭、摸鱼、捞虾,百姓捧上了他们所有能拿出的东西,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祝贺。有的扛着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捡的枪支来的,这些枪在地下埋藏了半年多,现在他们把它刨了出来,交到他们信得过的手里。